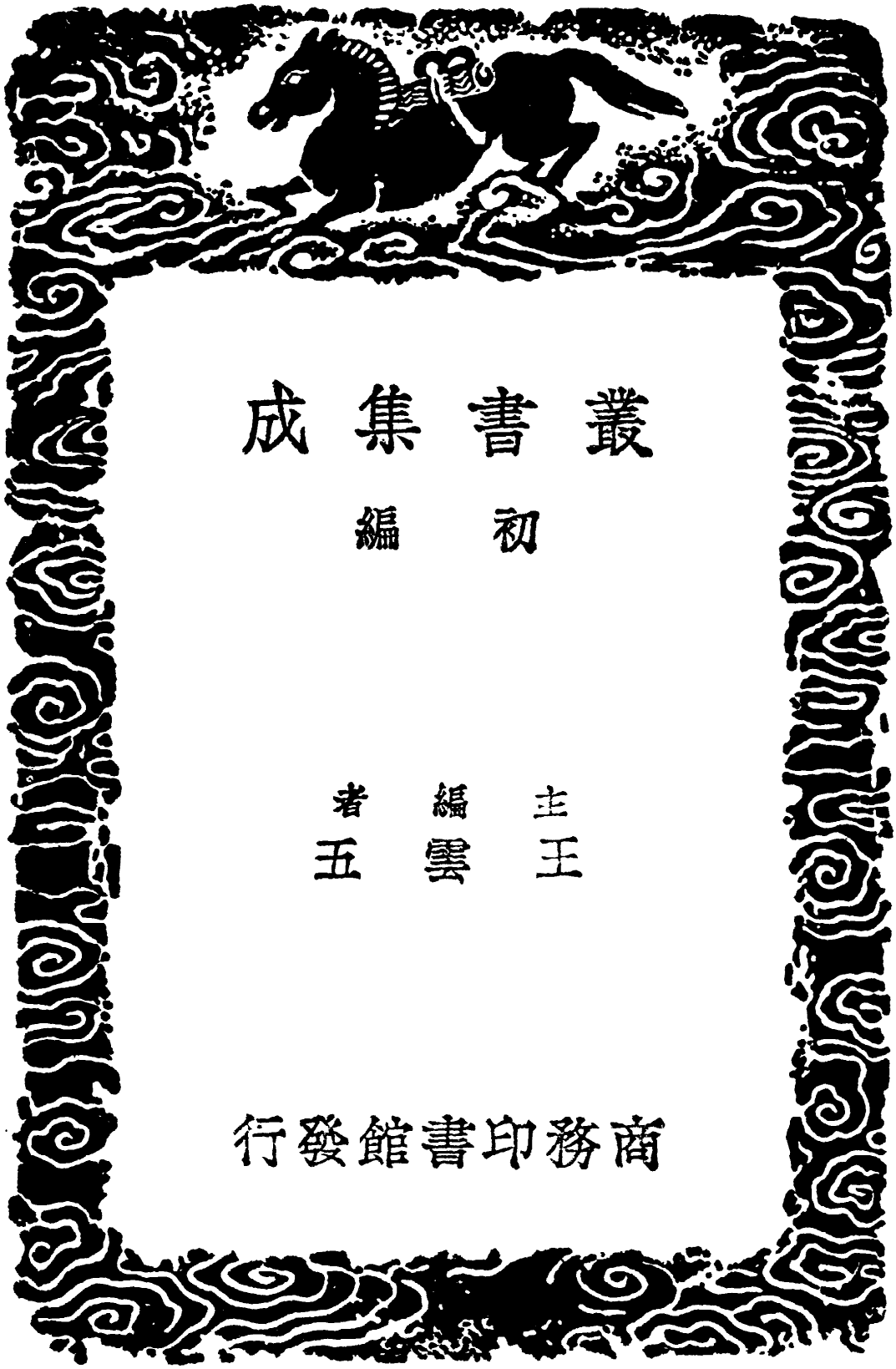
州縣提綱

畫簾緒論

陽明先生保甲法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州縣提綱

陳襄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函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函海本在先故據以排印並附學津本所錄提要及目錄於後

序

天子以天下之人牧治之不能偏也。於是命州縣之官分土而治其命。其責任不亦重乎。而近年多不擇人。或貪黷。或殘酷。或愚暗。或庸懦。往往惟利己是圖豈有一毫利民之心哉。嗚呼。何辜斯民而使此輩魚肉之也。吾鄉姜曼卿錄事任于閩。忍貧自潔。遇事必究底蘊。惻然惟恐傷於民。前修所編州縣提綱一書。手之不置。蓋與其意無一不合故也。章貢黎志遠復爲鋟木。以廣其傳。嗚呼。州縣親民之官。人人能遵是而行之。民其庶幾乎。曼卿之持身固謹。而志遠之用心亦仁矣。安得如此持身如此用心者布滿天下州縣哉。吳澂序。

州縣提綱卷一

宋 陳襄 撰

潔己

居官不言廉。廉蓋居官者分內事。孰不知廉可以服人。然中無所主。則見利易動。其丟資鬻貨。緘取於公。受賂於民。略亡忌憚者。固不足論。若夫稍知忌憚者。則曰吾不緘取於公。受賂於民。足矣。吏呈辭訟。度有所取。則曲從書判。未幾責置縑帛。虛立領直。十不償一。私家飲食。備於市買。縱其強掠於市。不酬其錢。役工匠造器用。則不給衣食。勒吏輪具。以至燈燭樵薪。責之吏典。似此者不一而足。雖曲避緘取受賂之名。不知吏之所得。非官司欺弊。則掊民膏脂。吾取於此。與緘取受賂何異。思人生貧富固有定分。越分過取。此有所得。彼必有虧。況明有三尺。一陷貪墨。終身不可洗濯。故可饑可寒。可殺可戮。獨不可一毫妄取。苟有一毫妄取。雖有奇才異能。終不能以善其後。故爲官者當以廉爲先。而能廉者必深知分定之說。

平心

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或者畏首畏尾。欲爲自全之計。每憚豪俠之劫持。至於曲法狥情。使小民有冤而亡告。有欲矯是弊者。又一切以抑強扶弱爲主。而不問乎理之曲直。不知富室之賢而安分者固多。貧民亦有無賴藉而爲惡者。在我不先平其心。而有意於抑強扶弱。則富者憎而不知其善。貧者愛而不知其

惡。其弊必至於佃者得以抗主。無藉之人得以陵辱衣冠。甚而姦猾之徒。有故爲襍綏之狀以欺有司者。要知天下之事。惟其是而已。詎可必於抑強。亦豈可必於治弱。惟平心定氣。因是非而論曲直。則事不失之偏。而人心得其平矣。

專勤

今日自一命以上。孰不知作邑之難。既知難要當專心致志。朝夕以思。自邑事外一毫不可經意。如聲色飲燕不急之務。宜一切屏去。蓋人之精力有限。溺於聲色燕飲。則精力必減。意氣必昏。肢體必倦。雖欲勤於政而力不逮。故事必廢弛。而吏得以乘間爲欺。昔劉元明政爲天下第一。問其過則不過曰日食一升飯。不飲酒爲作縣第一策。誠哉是言。

奉職循理

爲政先教化而後刑責。寬猛適中。循循不迫。俾民得以安居樂業。則歷久而亡弊。若矜用才智。以興立爲事。專尙威猛。以擊搏其民。而求一時赫赫之名。其初固亦駭人觀聽。然多不能以善後。歷觀古今。其才能足以蓋衆者固多矣。然利未及民。而所傷者已多。故史傳獨有取於循吏者。無他。索隱所謂奉職循理爲政之先。（按此文乃司馬貞史記索隱述贊中語。）是也。

節用養廉

仕宦有俸給之薄者。所得不償所用。貲產優厚。猶有可誘。若貲產微薄。悉藉俸給。而乃用度不節。日用飲

食衣服奴婢之奉。便欲一一如意。重之以嫁娶之交迫。必至窘乏。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窺縞之心。繇是而起。猾吏彌縫其意。又從而餌之。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養廉。莫若量其所入。節其所用。雖麤衣糲食。節澹度日。然俯仰亡媿。居之而安。履之而順。其心休休。豈不樂哉。

勿求虛譽

有實必有名。虛譽叢集。則毀言隨至矣。居官有欲沽虛譽而覬美職者。民本安靜。必欲興事改作。以祈上官之知。奸猾當治。必欲曲法庇護。以悅小人之意。以至修飾廚傳。厚賂過客。甚則爲矯激不情之事。外欲釣君子之名。而內實市輩之不若。此心一起。則朝夕之所以經營擾擾者。罷非爲名。其實亡一毫實利及下。非惟名不可得。且適足爲識者之譏。豈知官職固自有分。詎可以沽名得。是是非非。久而自定。要當盡其在我。而民被實惠足矣。

防吏弄權

胥吏之黠儈姦黠者。多至弄權。蓋彼本爲賕賂以優厚其家。豈有公論。若喜其黠儈而稍委用之。則百姓便以爲官司曲直。皆出彼之手。彼亦妄自誇大以驕人。往往事亡巨細。俱輻湊之。甚至其門如市。而目爲立地官人者。彼之賄日厚而我之惡名日彰。殊不知官長本不知也。凡事宜自察其實。自執其權。不可狥吏。

同僚貴和

同僚宜和。而不和者多起於廳吏之間諜。彼此胷中蘊蓄。不曾吐露。至有一發而遽傷和氣。不可不察。始至須明以此相告語。凡有嫌疑。宜悉面白。毋包藏怒心。以中廳吏之姦計。間有兇險不可告詰者。再待之以禮。而優容之。使彼潛消其狠戾足矣。若憂憂焉與之相較於是非之間。則我與彼一等人耳。

防閑子弟

凡在官守。汨於詞訟。窘於財賦。困於朱墨。往往於閨門之內。類不暇察。至有子弟受人之賂而不知者。蓋子弟不能皆賢。或爲吏輩誘以小利。至累及終身。昔王元規爲河清縣軍民歌詠。以民吏不識知縣兒爲第一奇。蓋子弟當絕見客。勿出中門。仍嚴戒吏輩。不得與之交通。又時時密察之。庶幾亡弊。不然。則禍起蕭墻矣。

嚴內外之禁

閨門內外之禁。不可不嚴。若容侍妾令妓輩教以歌舞。縱百姓婦女出入貿易機織。日往月來。或啓子弟姦淫。或致交通關節。蓋外人覩其出入深熟。囑之以事。彼有所受。訟至有事干閨門。尤難施行。要在責關人禁止。仍常加察。不然。恐有意外之事。

防私覿之欺

凡醫術遊謁之士。固不能絕其謁見。然謁見之數。不能亡嫌。間有私覿者。必接於公廳。蓋十目所視。可防其妄。以關節欺人。頃年嘗覩一術士。受賂於袖。詐言以與官人傍。則令所賂之人遠觀。彼見其接之私室。

與之私語。以爲誠然。迨至興訟。無以自明矣。

戒親戚販鬻

士大夫閑居時。親戚追陪。情意稠密。至赴官後。多私販貨物。假名匿稅。遠至官所以求售。居官者以人情不可却。或館之廨舍。或送之寺觀。以其貨物分之人吏。責之牙儈。而欲取數倍之利。甚則縱其交通關節。以濟其行。一旦起訟。咎將誰歸。要當戒之於未至之先。或有爲貧而來者。宜待之以禮。遺之以清俸。亟遣之歸。毋令留滯。

責吏須自反

今之爲官者。皆曰吏之貪。不可不懲。吏之頑。不可不治。夫吏之貪頑。固可懲治矣。然必先反諸己以率吏。夫富者不爲吏。而爲吏者皆貧。仰事俯育。喪葬嫁娶。凡欲資其生者。與吾同耳。亡請給於公。烝耕賦以爲衣食。大夫受君之命。食君之祿。尙或亡厭。而竊於公。取於民。私家色色。勒吏出備。乃反以彼爲貪爲頑何耶。故嘗謂惟圭璧其身。纖毫無玷。然後可以嚴責吏矣。

燕會宜簡

爲縣官者。同僚平時相聚。固有効郡例。厚爲折俎。用妓樂倡優。費率不下二三十緡者。夫郡有公帑。於法當用。縣家無合用錢。不過勒吏輩均備耳。夫吏之所出。皆民膏脂。以民之膏脂。而奉吾之歡笑。於心寧亡媿。兼彼或匱乏。典衣質襦以脫捶楚。吾雖歡笑於上。而彼乃蹙頞於下。況郡有郎將。如家有嚴君。子弟不

敢狎。縣家同僚。彼此如兄弟。用妓之數。必至於褻。終招謗議。故縣官於公退休沐之暇。宜以清俸爲文字飲。不妨因而商榷職事。物雖不足而情有餘矣。

吏言勿信

爲政中和。則百姓有所恃。雖不囑吏。其心不恐。故吏大率多欲長官用嚴刑。則人畏其不測。彼得乘勢以挾厚賂。如催科本寬。彼則獻說曰。今虧常賦若干。寬則人玩而弗輸。故長官之信吏者。必轉而爲嚴。及彼得賂。則催科遲滯。而彼亦不問矣。期限本寬。彼則獻說曰。是民俗素頑。寬則人玩而不畏。故長官之信吏者。必轉而爲嚴。及彼得賂。則期限違戾。而彼亦不問矣。故凡吏有獻說者。須察其可行。不可遽聽。要在寬嚴適中。則亡弊矣。

時加警察

治一縣者。須一縣事皆在胷次。治一州者。須一州事皆在胷次。蓋州縣事繁。易至遺忘。留意者曉臥多不安枕。當反復致思。今日有某訟事。當若何剖決。上司有某限期。當若何報聞。禁繫有何人當釋。財賦有何色當解。晨出則擇要緊者記錄于牌。賓之坐隅。起處以對。仍掌以廳吏。隨畢隨銷。暮則呈其所記。未畢者。錄于次日。當公退無事。又時時警省。則政事無廢。期限無違戾。禁繫無冤民。賦財無稽緩。而公家事辦矣。

晨起貴早

被底放衙。昔者嘗以爲戒。凡當繁劇。要須遇雞鳴即起。行之有常。則凡事日未昃俱辦。而一日優游閒暇

矣。倦於起早。或遇賓客過。往來迎送。奪其日力。則一日之事俱不辦。一日之事不辦。則明日之事益多。況凌晨神氣清爽。心無昏亂。故早起亦爲官第一策。昔魯文伯母言卿大夫一日勤事之節。曰朝考其職。然則古人亦審此久矣。

事無積滯

公事隨日而生。前者未決。後者繼至。則所積日多。坐視廢弛。其勢不得不付之胥吏矣。凡文書之呈抑。與訟事之可剖決者。要當隨日區遣。無致因循。行之有準。則政有條理。事無留滯。終於簡靜矣。

情勿壅蔽

受狀當有定日。否則門禁稍嚴。或被刼奪。急投追捕。或困垂命。急欲責詞。或被重傷。急欲驗視。多阻於閽人。而情不得達。兼有倦於出廳者。使鴈鶩行終日抱成案伺於堦前。幸其一出。紛拏呈抑。或復憚其繁冗。往往漫不加省。不過隨其手適。俛首書字而已。民何賴焉。公廳衹祖非宜。宜於公廳之側。闢一室通內外。聽訟於斯。飲食於斯。讀書染翰於斯。嚴戒閽人。俾民吏凡有警者。非時皆許直造。則情無壅蔽。事無稽滯。若晝居於內。俾吏民欲見其面而不可得者。誠當官之大戒。

四不宜帶

親隨僕。若醫卜若僧道四者。俱不宜帶。夫彼之隨來。其意必有所覬。人見其親密。往往有掣肘事。多宛轉囑之。彼固自知其不敢言。然意在罔利。不可不設辭以相誑。或僥倖偶中。則人必以爲眞。此輩通關節。不

中則取賂至訟。在我無以自明矣。況親隨僕。寘之於中門之內。則往來之亡禁。妾婢之交雜。誠爲難防。寘之於外。則入酒肆。游妓館。交通吏民。無所不至。誠不若不帶之爲善。

三不行刑

一我醉。二彼醉。三贏瘠、蓋我醉而行刑。則易至過誤。傍觀必以爲使酒。彼醉而行刑。則辭中忿怒。不知守分。或無禮過甚。則事干刑憲。難於施行。贏疾者多因監繫日久。飲食不時。僅存皮骨。若遽加刑。必有斃於杖下者。須資以飲食。俟其稍蘇。然後杖之。其他如夜不行刑。病不行刑。有法令在。

俸給無妄請

俸給茶湯有定制。職田添支有定例。其間有非所當得者。往往前後循襲冒請。不知其非。要當於始至之日。一一稽攷。受其所當受。無專狥利。

防市買之欺

始至之日。必密訪市之物價。如官價有虧。則從市價。晨起量其所買。先以錢給買者。仍書于牌。俾眡錢付物。毋得賒欠。所用權衡之屬。務在公平。過重。則買者不過強取於市而已。旬日若月終。又須刷其虧欠之有無。不然。則彼得以恃勢爲姦矣。

怒不可遷

今日爲官者。事之不如人意。十常八九。或公家事偶拂其意。或閨門之內。方有私忿。怒見顏面。臨事乘勢。

將亡辜人。決撻以泄怒氣。是遷怒也。故當怒時。必持之以寬。忿怒既消。心平氣和矣。

盛怒必忍

人有咆哮非禮。大拂乎吾意者。須且寘之閑圄。優游和緩、處之以法。若一時乘其暴怒。而痛加捶楚。必求快意而後止。則恐至過悔之亡及。

疑事貴思

官司凡施設一事情。休戚繫焉。必攷之於法。揆之於心。了無所疑。然後施行。有疑必反復致思。思之不得。謀於同僚。否則寧緩以處之。無爲輕舉以貽後悔。

勿聽私語

廳吏有所求不如意。或受人私囑。將以中傷乎人者。知其不可明言。乃於長官啓處之側。自相告語。令其聽聞。往往有不察其實。遽將無辜人捶楚以中奸計者。甚且言先入而終不可解者。不知無故之語。必有其故。豈可遽信。

勿差人索迯

閑居驅役私僕。往往多酬以索迯。至則吏輪備飲食。行則衆裒金以與之。雖云有例。然先聲已不佳矣。邇來官所多以是預占新官之賢否。況代者失歡。多起於來者欲速。去者欲緩。彼此失體。故瓜期既近。合俟見任交代。先通訊。不然。則或宛轉寄音。或批付典吏。若非愆期。不宜輒差人。

州縣提綱卷二

判狀勿憑偏詞

訟者之詞。人率自掩其過而歸咎於人。甚至鑿空撰造以欺有司。若今日甲訟乙。輒憑偏詞。以甲爲是。明日乙訟甲。又憑偏詞。以乙爲是。迨二詞並至。而吾之所判。已矛盾矣。故判狀勿憑偏詞。必得活法。若其詞無理者。不加詰問。則投狀者。必多一狀之出。牽聯追逮未至有司。而其擾已甚矣。兼有一等無良人。本欲脫狀。牽擾良民。覓賂休和。其實不敢對辯。故覽其詞無理。必反復窮詰。灼無可疑。則易受斯妄詞者寡。而良民得以安居。未見情實。不若平辭而判。俟二競俱至。然後剖決未晚。成周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呂刑兩造具備而後師聽五辭。蓋懼其以偏詞定曲直也。

判狀勿多追人

訟者元競本一二人。初入詞。類攀競主之兄弟父子。動輒十數人。甚至與其夫相毆。而攀其妻爲證。與其父相毆。而攀其女爲證。竟在牽聯人數。陵辱婦女。輒謂勝若不自我點追。而一付之於吏。則吏必據狀悉追。亡一人得免。卒輩追一人。則有一人賂。執判在手。引帶惡少數輩。名曰家人。騷動乞覓。雞犬一空。稍不如意。則穿聯滿道。未至有司而其家已破矣。故必量事之緩急輕重。如大辟劫盜之屬。緩則逸去。勢須速追。餘如婚田鬬毆之訟。擇追緊切者足矣。婦女非緊切勿追。

示無理者以法

官僚肯吏。明法尙寡。小民生長田野。朝夕從事於犁鋤。目不識字。安能知法。間有識字者。或誤認法意。或道聽塗說。輒自以爲有理。至謀於能訟者。率利其有獲。惟恐不爭。往往多廿其辭以誘之。故彼終於傷肌膚破家產而不知悔。原彼之意。蓋自以爲是耳。使自知其無理。何苦於爭。亦常念愚民之亡知。兩造具備必詳覽案牘。反復窮詰。其人果無理矣。則和顏呼之近案。喻之以事理。曉之以利害。仍親揭法帙以示之。且晰句爲之解說。又從而告之曰。法既若是。汝雖訴于朝廷。俱不出是耳。使今日曲法庇汝。異時終於受罪。汝果知悔。當從寬貸。不知悔。則禁勘汝矣。稍有知者。往往翻然自悔。或頓首泣以訴曰。某之所爭。蓋人謂某有理耳。今法果如是。某復何言。故有誓願退遜而不復競者。前後用此策以弭訟者頗多。如頑然不知悔。始實之囹圄。毒法而行。自後往往不從觀諫者。蓋寡。如不先委曲示之以法。而驟刑之。彼猶以爲無辜而被罪。恒其爭愈力而不知止。

勿萌意科罰

凡訟至有司不宜先萌意科罰。蓋萌意科罰。則或發富家之陰私。或牽聯富家之婦女者。往往以爲奇貨。其心必喜。喜則行之必嚴。追逮必衆。其事本細。張皇成大。指顧可以破人之家。殊不知建官設吏。本爲理民曲直耳。今不問曲直而利於取財以破人之家。於心寧無媿。於君寧無負。於幽明寧無責。可不戒哉。

而審所供

吏輩責供。多不足憑。蓋彼受賂。所責多不依所吐。往往必欲扶同牽合。變亂曲直。山谷愚民目不識字。吏示讀不實。若憑所供輒斷。而不面詰之。則貧弱之民。無辜而受罪矣。凡吏呈所供。必面審其實。如言與供同。始判入案。或言與供異。須勒再責。若供不當。廳而令其下司。則豪強之人。教唆之徒。公然據司案而坐。指揮吒咤。變情飾善。良之人。有冤無告矣。

呈斷憑元供

二競者之詞。悉見於親供。或憚案牘之繁。不暇遍覽。將結斷時。案吏則以案具始末情節引呈。蓋欲便於觀覽也。不知甲乙對競。甲之賂厚。則吏具申之詞必詳。乙之詞雖緊要者。亦且節去以此誤長官之判多矣。既有元詞。自當詳覽以定曲直。又具情節。適爲贅耳。

詳閱案牘

理斷公訟。必二競俱至。券證齊備。詳閱案牘。是非曲直。了然於胷次。然後剖決。蓋人之所見有偏。若憚案牘之繁。倦於詳覽。遽執偏見。自以爲得其情。而輒剖決者。其過誤多矣。

詳審初詞

訟者初詞。姓名年月。節目必須詳覽。蓋案牘動至數萬言。雖若繁夥。然大率不出乎初詞。儻後詞與前異。前詞所無。而其後輒增者。皆爲無理。若夫獄囚所招。則先隱其實。旋吐眞情。又不可例憑初詞。

通愚民之情

健訟之民。朝夕出入官府。詞熟而語順。雖讒譸獨辯。庭下走吏。莫敢誰何。良善之民。生居山野。入城市而駭入官府而慌。其理雖固。其心戰惕。未必能通。若又縱走吏輩訶遏之。則終於泯默受罪矣。凡聽訟之際。察其憨朴。平昔未嘗至官府者。須引近案。和顏而問。仍禁走吏勿得訶遏。庶幾其情可通。

交易不憑鈔

田產典賣。須憑印券交業。若券不印。未及交業。雖有輸納鈔。不足據憑。蓋白券可僞造。賦稅可賠輸。昔劉沆丞相知衡州時。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僞爲券。及鄰人死。即逐其子訴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出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戶鈔爲驗。沆不憑鈔而詰其元買非實。始服罪。事有適然類此者。宜加察焉。

誣告結反坐

近世風俗。大率初入詞。輒以重罪誣人者。不可不察。如白日相毆於路。則必誣曰刼奪。入於其家而相競。則必誣曰搶刼。與其婦女交爭。則必誣曰強姦。墳墓侵界。則必誣曰發掘骸骨。似此類其眞實者豈可謂無。但鑿空假此。以爲詞訟之常談者可怪耳。甚至公然以大辟誣人。略不知懼。且有一人病且死。與甲初無預。而甲妄認親屬。誣乙毆死。固知其無罪。然事屬大辟。有司不敢不受。勢須委二官檢覆。吏肯之追求。里保之乞覓。一鄉騷然。幸值明有司早得脫。而其家已破矣。或羣用事。寘之縲紲。卒未得直。故良善畏事之家。往往多厚賂求休息。爲甲者無故而獲千金。故鄉俗目之曰經紀萬一乙不賂。至有司淹延日久。窮

見實情甲之罪不過杖一百耳。蓋縣家凡一事解郡所費不貲。或郡吏求疵疏駁。罪反及身。故縣家多從末減。此風所以滋長而無忌憚也。似此誣告。必先勒結反坐。果誣必結解盡法而行。庶懲一戒百。內有畏反坐者。輒令老人婦人入詞。故老人須追子。婦人須追夫。同結反坐後追究。

禁告訐擾農

頑民健訟。事或干己。猶有可諉。事不干己。可不力懲。且冒占逃絕戶產。若匿牙稅之類。在法固許人告。使告果得實。豈但追逮、奈有一等無賴之人。不務農業。當農事正急時。輒乘閒以此誣告。擾農民邀挾錢物。方其訴時。未必一一知其實。惟擇善懦或有讎之家。泛然入詞。以僥倖其一中。且如告一戶冒占畫一不下數十頃。有司追究不盡。則恐終不能絕詞。若悉追究。則牽連動是數十人。淹延動是數月。都保之追逮。鄰里之供證。一鄉騷然。良民業在務農。耕耘一失其時。則終歲饑。後往往不憚厚賂以求和。或不賂則至於有司窮究得直。彼不過負妄訴之罪。而被訴之家。所損已多矣。在法諸氓困之訟。自二月以後。爲入務。今縣家多畏誣告者之健訟。兼或撰造經郡若監司脫判送下。往往未必入務故不務之人。待以乘其農急而規財。使務農者不得安業。要當候務開日追究。或係郡若監司送下。亦宜具此利害以聞。

告訐必懲

鄉閭之弊。莫大於奸民得志。而良民受害。夫安分之人。業在田畝。自幼之老。足未嘗至官府。事切於己。尙隱忍不欲訟。其有不務農業。專事健訟者。欺其善懦。往搜求其短。誣告挾賂。縣令不明。則吏胥之獄。枝蔓

追究。必破其家。縣令苟明。追證既備。罪有所歸。則誣告者懼罪。不待理斷而妄飾其詞。今日走郡。明日走監司。脫其轉送或索案。則又因循迤邐以幸脫矣。此姦民所以終於得志而良民受害。故凡投詞有事不干己者。必加懲治。無使脫判以害良民。

清佃勿遽給

姦民密知人有產無契。若有契未印。若界至不明。輒詐作逃絕乞佃。脫判會時屬里正耆鄰。扶同誣申。案吏利其厚賂。不問是非。遽憑偏詞給據。彼既得據輒爭奪交業。因有今日方攜據而去。而明日相毆而來。甚至殺傷者。有司追究。問之里正。則曰鄰人。問之鄰人。則曰里正。其實皆里正受賕。勒其爲鄰。而彼實不知。又或以佃者爲鄰。或以親戚爲鄰。故必反覆得實。仍勒里正結罪保明。俟差鄰都再會。如不實。或續有人競。必先抵里正罪。庶知忌憚。

證會不足憑

鬬毆必追證。而證不可憑一人之詞。爭界必會實。而會不可盡信耆鄰之說。蓋富者有賂。則可以非爲是。貧者無賂。則可以是爲非。專憑證會。則凡貧弱者皆無理矣。鬬毆之訟。必察其人之強弱。情之是否。爭界之訟。須令詳畫地形。攷之契要。反覆參究。必得其寔。然後可決。

再會須點差

里正會實。受賕偏曲。或乞差鄰都再會。若憑吏擬差。或受賕再差。其親密。則偏曲如初。卒不得直。故必自

我點差。使之不測。

聽訟無枝蔓

詞有正訴一事。而帶訴他事者。必先究其正訴。外帶事須別狀。蓋聽訟不宜枝蔓。枝蔓則一事生數事。曲直混殺。追逮必繁。監繫必久。吏因以爲喜。而民乃以爲病矣。若夫枝派異而本同一事者。又不可以是論。

立限量緩急

立限寬嚴。必量事之緩急。不量緩急而一切以緊行之。則緊緩雜亂。承限者抵罪必多。勢不可久。其終必至於緊與緩者俱爲戾矣。是以信牌之類。不可常出。常出則人玩。惟上司祿匣追會。及大辟強盜時。出而用之。違者必懲。故人不敢慢緩急可辦事。

立限量遠近

催科若訟常限須關佐官廳同一日。如一都十一都二十一都。則以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都則以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之類。非惟整齊無雜亂易稽考。且里正戶長。一月止三日在公。優閑多矣。時焉有上司追會。有大辟有劫盜、有冤抑者。不可拘常限。故不得已而用破限焉。破限必量地遠近。蓋遠鄉往返有四五百里者。若初例與一二日追會不至而輒撻之。則是責人以其所不能。里正受賂。詐以所追人出外。或病而妄申者。固其常矣。其間豈無實病者。必酌情而庶亡冤濫。

催狀照前限

里正領狀違滯。詞首未免催限。蓋狀有常限。有破限。若再狀不照元狀日限。則前後限參差不齊。雜亂無據。再狀必勒吏先照元展日限批於狀首。再判必同元限。以限無矛盾。易於稽玫。如經久不至。則改緊限。或信限以速之。庶幾有冤不至無告。

柵不留人

訟者始至填委。慮其逸去。多先寘於柵。直柵者邀挾不如意。輒閉留終日。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遇盛暑數尺之地。人氣充牣。多至疾病。要須於始至時。即監召保。毋得入柵關留。

察監繫人

二競干證俱至。即須剖決。干證未備。未免留人。承監人乞覓不如意。輒將對詞人鎖之空室。故爲饑餓。不容人保。人或受競主之賕。以無保走竄妄申官司不明。輒將其人寄獄者多矣。凡承監須令即召保。不測檢察。如不容保。故爲鎖繫。必懲治之。仍許親屬無時陳告。或果貧而無保。須度事之輕重。或抑下所屬追未至人。

里正副勿雜差

里正副分上下半月。本欲受差均耳。有合受上半月者。重難事輒囑吏留於下半月。呈遺利賂。事本下半月合受者。輒作妨娠差上半月。苦樂不均。弱者受害。要當嚴分上下半月之禁。無得雜差。行之有準。雖曰兩年充役。負則一年。故人皆樂充。罕有爭競。在處里正事體雖不同。或有似此者。固當知也。

用刑須可繼

縣官追逮多責里正。里正違初限。未可遽杖。且要緊事追人。初限五日不至。遽撻之矣。次限又不至。不再撻則益見緩慢。而前杖爲虛設。再撻之則五日內杖瘡必未痊。非惟法所不許。兼恐過傷。罪在慘酷。故初限未至。不若量訊。或錮身示以不測。不專用杖。蓋縣令之威。不過杖一百耳。用之未盡。則彼猶勉強以自追、遽盡用之。其如不可繼何。

戒諭停保人

鄉人之訟。其權皆在信聽安停人。以爲有理則爭。以爲無理則止。訟之初至。須取安停人委保。內有山谷愚民。頑不識法。自執偏見。不可告語者。要須追停保人戒諭。庶或息訟。

執狀勿遽判

事有涉恐異時有競。而先欲張本者。輒多端脫判執狀。以爲異時交爭之證。要當審其事之利害。未可輒判。如遺失契書之類。必究實。如婦人乞改嫁之類。必追會。果得實。然後坐條告示。其他非要緊執狀。判語須活。不可偏執。

緊限責病詞

狀乞責病者之詞。必其人垂死。若立限稍緩。未責詞而已死。無總麻以上親在傍。合委二官檢覆。非惟檢覆之官一出。鄰里駭然。兼格目申憲司。寧無疏駁。要當榜示。許不拘早晚。披陳所判。須仰即往。不可如常

限三日五日。恐稽緩終至委官擾矣。

隨宜理債

官司有阿從豪民者。凡債負不問虛寔。利息過倍。一切從嚴追理。則豪民必至兼幷。小民有寃亡告。又有矯是弊者。不問是非。一切不理。則豪民不敢貸。一遇歲饑。或新陳未接。小民束手相視。餓死。本欲恤之而不知反以害之。要在平心遵法而行耳。

受狀不出箱

出箱受狀。其間有作匿名假名狀。投於箱中者。稠人雜遝。莫可辨認。兼有一人。因便投不要緊數狀。及代名數人者。要當於受狀之日。引自西廊。磬磬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撥三四人相續執狀。親付排狀之吏。吏略加檢視。令過東廊。聽喚姓名。當廳而出。非惟可革匿名假名之弊。且一人止可聽一狀。健訟者不得因便投數詞以紊有司。

判狀詳月日

覽狀必詳其發端月日。蓋事有要緊者。必即訴于公。經數月而後始入詞者。必非要緊。須詰其因何稽緩。如詞內隱其月日而不言者。必已經久。或在赦前。須令再供。然後施行。

籍緊要事

州縣一番受狀。少不下百紙。內不要緊者甚多。程限簿一概主之於吏。若欲一一親檢察。則精力不逮。緩

急俱廢。要當擇事干緊要。若情有冤抑。若司委送者別籍置之。案明載日限。日率一問違滯則追庶亡稽緩。

案牘用印

田產之訟。官司考之契要。質之鄰證。一時剖判。既已明白。無理者心服無詞。有理者監繫日久。一得判輒歸。未必丐給斷憑。元案張縫。率不用印。數年之後。前官既去。無理者或囑元主案吏折換。或賂貼吏竊去。兼主案吏。若罷與死。輒隱匿詐言不存。彼迺依前飾詞妄爭。有理者欲執前判。無所攷據。則前判皆爲虛設矣。凡事判案須卽用官印。印縫仍候給斷憑訖始放。

無輕役民

公廨有傾則必備。有敝則必葺。無致因循頹毀。以貽後費。至利民之事。如建學校。開溝渠。隄防。立城壁之類。必於農隙盡心力而爲之。若起臺榭廣園沼。以爲無益之觀美者。力有未及。宜小緩。蓋勞民役衆。寧亡怨嗟。和買竹木。寧亡騷動。在審其緩急輕重耳。昔益川令政慘酷。惟專務亭臺。書榜額爲美名。宜其爲遠近笑耳。

籍定工匠

役工建造。公家不能免。人情得其平。雖勞不怨。境內工匠。必預籍姓名。名籍既定。有役按籍而雇。周而復始。無有不均。若名籍不定。而泛然付之於吏。則彼得以並緣爲奸。本用一人。輒追十人。藝之精者。反以賂

免。而不能者枉被攀連。不得脫。非惟苦樂不均。且建造未成。而民間已騷然矣。但置籍之始。須括得實。無使里正與夫匠首者因雖誣供。則其籍始可用耳。

示不由吏

凡親民之官。稍有知者。孰不欲平心以決事。然事有不得平者。蓋由姦豪居鄉。則殘虐細民。在公則刼持胥吏。訟至有司。胥吏奉承其意。惟恐或忤。以至以曲爲直。以是爲非。長官不明不公者。則唯吏是從。間有公且明者。一切自出己見。彼之訟不勝。輒以胥役受賂。妄訴吏者多矣。吏何足恤。但姦民得志。吏益畏憚。小民之屈。愈不可伸。故凡吏呈事案須先引二競人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斂手以退。遠立于旁。吾惟閱案有疑。則詢二競人。俟已判始付吏讀示。蓋將以其曲直。不出於彼。非惟吏不得以詐取民財。且俾姦民無歸咎於吏而妄訴矣。

詳畫地圖

迂吏初至。雖有圖經。粗知大概耳。眡事之後。必令詳畫地圖。以載邑井。都保之廣狹。人民之居止。道途之遠近。山林田畝之多寡高下。各以其圖來上。然後合諸鄉邑所畫總爲一大圖。置之坐隅。故身據廳事之上。而所治之內。人民地里山林川澤。俱在目前。凡有爭訟。有賦役。有水旱。有追逮。皆可以一覽而見矣。昔呂惠卿雖不足言。觀其以居常按視縣圖。究知鄉村地形高下。爲治縣法。蓋亦有所見也。

戶口保伍

縣道戶口保伍。最爲要急。儻不經意。設有緩急。懵然莫知。始至須令諸鄉各嚴保伍之籍。如一甲五家。必載其家老丁幾人。名某。年若干。成丁幾人。名某。年若干。幼丁幾人。名某。年若干。凡一鄉爲一籍。其人數則總於籍尾。有盜賊則五家鳴鑼擂鼓。互相應援。或遇差役起夫。水旱賑濟。皆可按籍而知。誠非小補。

備舉火政

治舍及獄。須於天井之四隅。各置一大器貯水。又於其側。備不測取水之器。市民團五家爲甲。每家貯水之器各寘於門。救火之器分置必預。備立四隅。各隅擇立隅長以轄焉。四隅則又總於一官。月終勤每甲各執救火之具呈點。必加檢察。無爲具文。設有緩急。倉卒可集。若不預備。臨期張皇。束手無策。此若緩而甚急者。宜加意焉。

禁擾役人

爭役之訟。多起於縣家非泛科需。（按非泛猶云非常。益宋時有此語。）期限嚴迫。不時鞭撻。兼吏輩每過取。役未滿而家破。故力爭以冀倖免。若盡絕非泛科需。量地遠近立限。凡事皆酌其輕重而少寬之。又嚴禁吏。每限亡過取。則人樂其優恤。爭先願充。又何競之云。

差役循例

差役素有則例。如某都里正。元例差及稅一貫文止。不可輒差未逮一貫文者。如某保戶長。元例差及稅三百文止。不可輒差未逮三百文者。或及元則例之家。比向來頓減。止三家二家長充。而未及則例之家。

有稅力優厚可以任役者又在隨宜更變

酌中差役

物力既高歇役且久充役無辭要其所爭多起於稅高而歇役近者則以輪差之法而糾稅少歇役久之家稅少而歇役久者則以歇役六年再差之法而糾稅高歇近之家有司牽制多不能決（按切照將朱批自脚戶比差之文準紹興二十八年六月一日指揮已刪去矣）今若將歇役六年者輒再差則此稅高者長充其餘力能任役六年者輒再差則此稅高者長充其餘力能任役者永得優閑其害在上戶矣若將稅及元則例人周而復始一概輪差則稅過五倍十倍者二者皆未均要當以見行條法參物力高下歇役遠近酌中定差如稅過數倍歇役十餘年則亦可以再差矣不然則且差稅及元則例歇役年深之家其間有析產自腳物力及則例者自合先充（此條第六原本疑有）

禁差役之擾

縣令不明則吏因差役並緣爲奸如差甲得賂輒改差乙差乙得賂輒改差丙本差一戶害及數家爭競擾擾久而莫定故差役之先必嚴責所差吏罪狀如被差人有詞則令供合充之家當廳索差帳與籍參究定差無至再誤如始差不當必罪元差

役須預差

在法役將滿合先一月預差蓋爭競遷延前者既滿勢須與替後者未定煙火盜賊誰任其責須先一月

勸吏詳審定差。如差已當。枝辭未伏。須令權就役。候追究有理。則將充過日月。與將來應役月日通理。

常平審給

常平義倉。本給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之人。每歲仲冬。合勸里正及丐首括數申縣。縣官當廳點視。以給。蓋防妄冒。然里正及丐首。藉是以求賂。有賂非窮民亦得預。無賂雖窮民不得給。兼由丐首括數而得給者。往往先與丐首約當給米時。則分其半。疾病孱弱者不能行履。所給或盡爲丐首奄爲己有。不然亦裒常例。而丐者所得無幾矣。夫丐首強壯。亡疾病。一家率數人蠶食於常平。而又強掠如是。其弊可不革哉。要當嚴禁其乞覓不公之弊。遇初冬散榜。令窮民自陳。庶幾常平不爲虛設。

安養乞丐

歲饑丐者接踵。縣無室廬以居之。往往窮冬嚴寒。蒙犯霜雪。凍餓而死者相枕藉於道矣。州縣倘能給數椽以安之。豈不愈於創亭榭廣園囿以爲無益之觀美乎。昔范公祖禹奏乞增蓋福田院官屋以處貧民。至今爲盛德事。士大夫毋以爲緩而不加之意。

收撫遺棄

凡任宅生字民之寄。要須視民如子。一人號呼不得其所。當任其咎。且歲饑遺棄孤幼於道者紛紛。不收而字之。何以爲民父母。凡周歲至四五歲者。未能自支持。從知收撫而不時時親檢察。其終必死耳。要當於要近處闢一室以處之。仍專責一二人眡養。而又時時親檢察。如撫己子焉。則所活必多。宅生字民之

職。始爲亡媳。昔元魯山所得俸祿。悉以衣食人之孤遺。天下至今稱之。

月給雇金

縣有弓手手力。役於公家。悉藉月給以爲衣食。縣家常賦不辦。往往越數月不給。彼之仰事俯育。喪葬嫁娶。迫乎其身。弓手不過假捕盜鄉閭。執縛良民騷擾百出。手力亦不過假監繫害民。以覓厚賂。實縣令有以致之。故財賦不辦。須措畫有方。若雇金須按月而給。蓄在我無虧於彼。彼或害民以陷於罪。懲治雖嚴。而亦無詞無怨矣。

州縣提綱卷三

捕到人勿訊

大辟劫盜捕至之初。例於兩腿及兩足底。輒訊杖數百。名曰入門杖子。然後付獄。不知其在都保或巡尉司綿歷多日。飲食不時。飢餓羸弱。兼爲原捕人考掠。其傷已多。若不先驗以備不測。又從而酷訊之。往往至獄即病方鞫情狀而其人或死矣。既死合委官驗覆。若痕在致命。罪屬慘酷。卒累終身故始至須躬問大情。仍驗有無傷。始付獄戒給飲食。然後鞫之。異時生殺自有常憲。不必於其初輒酷訊之也。況捕至之初。罪辜未明。一例輒訊。異時鞫無犯。追悔亡及。

革囚病之源

囚之所犯。自有常憲。死於非法。長官不得不任其咎。若縣道則多無囚糧。貧亡供送者多責之吏。吏饘粥自不給。往往經日不與。或與之微不能充饑。況又時加考掠。得疾以至於斃者多矣。兼囹圄不掃。匣扭不潔。穢氣熏蒸。春夏之交。疫癘扇毒。至有負死囚接踵而出者。憲司歲計人多。罪何所逃。故貧亡供送者。官須日給米二升。以爲飲食。重囚則差人入獄監給。輕囚則引出對面給。庶免減尅。當春則深其獄之四圍。溝渠濶其穢汙。俾水道流通。地無卑濕。而又時時灑掃。便之潔淨。嚴冬則糊其窗牖。給之襖襪。庶令漫煖。盛暑則通其窗牖。間日濯盥。由是疾病無自而生。惟時時留心檢察。是數者。亦庶幾古者欽恤之意。

疑似必察

昔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適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蓋情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苟其辭未伏，不可不審也。若辭已伏而涉疑似，亦未可輒信。蓋在囚日久，考掠不勝苦，亟欲出獄，不免誣伏。不察其實而輒結案以解，或已殺之後，而眞犯者敗，死者其可復生乎。昔薛奎爲温州軍事推官，時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啓戶濺血汙衣，遑驚走。邏者因捕送官考訊，已引伏矣。奎獨疑之，請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他如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辨交奴事，向公敏中在西京，辯僧殺婦人事，皆已誣服，後平反其獄，亦世所稔聞。史傳似此不可枚數。凡事有涉疑似者，雖其辭已伏，亦須察之以緩，或終於疑罪，須當從輕，古人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者，蓋爲是耳。

詳究初詞

昔劉公安世謂宋若谷治獄有聲，惟曰獄貴初情，分牢處問而已。今之縣獄，初詞乃訟之權輿，郡獄悉憑之以勘鞫。凡里正及巡尉解至犯人，多在外經停，唆教變亂情狀，若縣令不介意而輒付之主吏，則受賕偏曲，一律供責，其後欲得眞情難矣。如解至犯者十名，點差他案貼吏十名，各於一處隔問，責供頃刻可畢，內有異同，互加參詰，既得大情，輕者則監，重者則禁，然後始付主吏，雖欲改變情款，誣攀平人，不可得矣。

入獄親鞫

吏胥之老成者。與百姓讎隙。多訴罷。見役類皆後生不歷世事。不識條法。惟知乞取贍家。今以大辟及強盜付之。則生殺在其手。豈亡寃濫。故凡獄事始至。須入獄親鞫。冀得眞情。若經久。吏受賕。變亂其實。害及無辜必矣。

事須隔問

書云。察辭于差。蓋事之實者。不謀而同。凡有差者皆非眞情也。獄事須分處隔問。無令相通。衆說皆侔。始得其眞。如有矛盾。必反覆窮詰。若付之於吏。聚干連人於一處。而泛然問之。則隨是非衆口一律。不至誤人。必至誤出矣。

勿訊腿杖

訊杖、在法許於臀腿足底分受。然每訊不過三十而止。今人動輒訊至數百。蓋腿與陰近。訊多必釁作輒死。嘗見某都官司訊人腿杖過百即死者。不可不爲深戒。

獄吏擇老練人

獄吏若以惡少年爲之。則不識三尺。考掠苦楚。必求厭所欲而後止。甚至終夜酷絣囚於圊。至死而獄吏醉臥不知者。又有白日絣囚至重。旁無人守。已死而獄吏始知者。彼何所顧藉。得罪則在官耳。故凡獄吏須老成更練者爲之。有合鞫訊勒主吏持勒囚歷取押。然後入獄。非時苦楚。切須嚴禁。

不測入獄

獄官不常詣獄。非惟獄吏自恣。將無辜人苦楚。且出外酣飲。傳寄消息。或聚衆吏在獄博戲。往來如逆旅。甚至重囚竄逸而不知。須不測詣獄。索牌點視。庶有忌憚。

病囚責出

獄官夜點獄時。或聞有呻吟之聲。必須翌旦亟令醫胗視。果病。非大辟強盜。並權出之。令保人若親屬同視醫治。或無保若親屬。須責承監人安之旅舍。然旅舍多令臥於地。飲食不時。病勢寖加。必責其令寢於牀。選良醫醫治。日以加減聞。仍責主案吏時檢視飲食。或至不可捄。在我無媿。而人亦無詞矣。

病囚責詞

獄吏受賕。或詐申囚病脫出。至實有病不得賂。反不即申。或死於獄。事屬不明。須嚴戒有病即申。輕罪即出之。或病稍重。即委他官責詞。內有以無病詐申者。須親檢察。

病囚別牢

重囚有病。須別牢選醫醫治。仍追其家屬看待。或有患瘡者。亦須別牢。時其濯洗。毋使與餘囚相近。蓋囚者同匣而臥。朝夕薰蒸。必至傳染。

檢察囚食

囚之二饋。送於獄門。係司門者傳入。往往所求不滿意。輒故爲留滯。致令飲食不時。饑餓成疾。須專責獄

典檢察不測親問內有無供送而官給之糧者獄吏早晚例以飲食當廳呈報而後給然所呈皆文具其實減尅所與無幾當呈時須差人依樣監給無使減尅徒爲虛文

遇旬點囚

囚在獄日久考掠苦楚饑餓病瘠置之暗室無由得見旬日必出於獄庭之下一一點姓名且令繫於獄之兩廊一則病瘠可見二則有不應禁者即釋之三則令獄吏潔其牢圂然後復入不爲亡補

獄壁必固

獄吏得囚賂或夜縱其自便重囚無路竄脫或因飲水時積漸以水濕壁浸漬泥濕夜深則揭泥穴壁而出獄吏莫知者嘗有是事矣故重囚夜臥無令近壁兼四壁須令板夾仍堅其墻圍有壞即整

鞫獄從實

縲紲之下何求而不得若專尙威猛考掠苦楚勒其招伏彼不得已雖一時面從非惟異時翻異罪在失入況死者不可復生命誰與酬又有矯是弊者一切不加考掠專以輕罪誘其承伏愚民不識法苦於久繫意謂果輕亟欲出獄往往誣服其後却加以重罪則是以甘言誘人入於死地也故鞫獄不可專用威猛亦不可誘以輕罪惟察詞觀色喻之以理扣其實情俾之自吐之則善矣

健訟者獨囚

健訟之人在外則教唆詞訟在獄若與餘囚相近朝夕私語必令變亂情狀以至翻異故健訟者須獨囚

不可與餘囚相近。

二競人同牢

二競俱禁。若令別牢。則獄吏受富強之賂。公然傳狀纂遞信息。使之變亂情狀不若俾競主與之同匣。非惟互相譏察。猶有忌憚。且同匣日久。情或親密。解讎爲和。亦息訟之一端也。

審囚勿對吏

主吏有勒囚招狀者。必戒其引問無翻異。囚畏不如所戒。必遭楚掠。若對吏引問。則囚必一切誣服。不敢吐實。故引問時。須令主吏遠立。仍和言喚囚近案。反覆窮詰。必得眞情。始可信矣。昔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死獄將抵罪。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捶楚。不敢言。公引囚辟左右復訊。方得其實。非文恭之精誠。鮮不誤矣。

夜親定獄

縣令有憚其夜點獄者。或分之佐官。或委之典吏。皆於法不許。若有過失。罪將誰歸。凡嚴寒盛暑。須躬入逐牢。用燭照視。點姓名。或用縲紲有輕重其手者。亦可因而檢察。

勿輕禁人

不應禁人勿禁。若未欲訊決而權寄於獄。或係干證人日當引對者。晚須出之。蓋法不應禁。或有不測。罪無所逃。若婦人當刑禁者。必先驗其有無孕。恐或墮胎無以自明。

審記禁刑

禁刑日。或因事紛擾。吏失檢舉。或一時盛怒。倉卒忘記。或案吏結解。慮所屬責稽慢。先行檢舉。立斷罪虛案。置之案省。當立虛案時。往往所用日印。不照禁刑之日。或被檢察。罪不可逭。故過禁刑須大書于牌。實於目前。庶幾目擊。不至過誤。

革盜攤贓

盜者平時與人有隙。或受吏唆教。類以寄贓誣平人。平人憚其禁對。不敢辯。往往輒買贓賠償。官司見所納如數。意謂得其實。不知悉非本物。夫平人典質衣襦賠償。以中盜賊復讎之姦計。其屈已甚矣。況吏得賂則俾認爲眞贓。不得賂又以非元贓而追逮。其苦豈可勝言哉。必須親鞫得實。然後追索。

罪重勿究輕

諸鞫重罪。大情已明者。其餘輕罪並據招結款追究。載在令甲。非不明白。邇來州縣多不奉行。切宜留意。

州縣提綱卷四

廉則財賦給

有一邑之土地斯有一邑之常賦。有一州之土地斯有一州之常賦。或至匱乏者。多起於守宰之不廉。蓋守宰廉則吏爲欺弊。猶有忌憚。守宰不廉。則己盜其一、吏盜其十、上下相蒙。恣爲欺隱。其終未有不至匱乏者。故理財當以廉爲先。又能時時檢核滲漏。無有不給。

晝月解圖

眡事之初。須計一歲所入之數與所出之數。有無虧贏。有虧則公勤措畫。常賦月解。須畫爲圖軸。置之坐右。朝夕以對。已解者隨卽朱銷。故色色財賦。舉目可見。必不至於懵然不知。違戾期矣。

胥猾簿書

縣道財賦。本源全在簿書。鄉典姦弊。亦全在簿書。大率縣邑賦籍。每戶折色。必據稅總數而科。如某戶元稅若干。收若干。推若干。今總計若干。然後合科折色某物若干。逮輸卽於折色每項注某月某日某號鈔納若干。遇點追揭籍欠之多寡。曉然在目。或者不然。夏秋稅籍。止載某戶收若干。推若干。不總結今計數若干。惟無今計總數。故鄉典受賕。隨時更改。或續添收一項。不見其多。或續再推一項。亦不見其寡。況既收矣。續受囑。輒注云誤收。既推矣。續受囑。輒注云誤推。或於誤推誤收之下。又有的推收。自知欺弊已甚。

憚其覈究。則又故爲草書小字。令人不可曉會。兼甲乙交易。甲已推而乙不收。乙已收而甲不推者。比比皆是。惟無今計總數。故所敷折色。與稅之多寡不相應。是以財賦走失。不可勝言。而差役無憑。習以成風。恬不爲怪。更加數年。則有賦者亡產。有產者亡賦。不可稽考矣。必須於賦籍勒一一大字楷書今年某戶稅元數。必照與去年今計總數同。仍於今年推收之後。總結一今計實數。折色則據今計數而敷。總數之下。斷不許改易添註。凡有收者。必照推。有推者。必照收。故推收有準。折色與稅始相當。而財賦無走失矣。

關併詭戶

今之風俗。有相尙立詭名挾戶者。每一正戶。卒有十餘小戶。積習既久。不以爲恠。非惟規避差科。且綿歷年深。既非本名。不認元賦。往往乾收利入己。而毫毛不輸官者有之。蓋詭名挾戶。鄉典悉知。須勒從實關併。則賦不至走失。而差科均矣。

追稅先銷鈔

二稅之輸。簿廳不即憑官鈔銷籍。異時按籍而追。至有已輸而枉被擾者。凡未追之前。須勒鄉典以官鈔銷籍淨盡。結罪保明實欠。然後點追。

揭籍點追稅

頑民違省限不輸官物。未免點追。若縣令不親揭籍。惟憑吏具數呈點。故多者以賂獲免。而所追者無非貧弱矣。蓋人戶掛欠之多寡。具在省籍。要當親揭點追。毋令吏數庶幾均平。

收支無綾

官司收支。必分委佐官。凡一日賦財出入之數。詳給文歷。既晚不可復請官。若錢在吏手多。輒令設法於當日晚。權收於外櫃。差吏一名照數點入用鑰封記。翌早即請官監入庫。無至因循。又旬終須計見存數委官點眠。庶無案此下原本有闕文。

胥吏擇人

胥吏必擇信實老成人。仍召有物力者委保。蓋賦財繁夥。用之非其人。或至盜用。無可追理。異時不過誣攤平人。有司不令均償。則彼亡所從出。官胥有虧。若令均償。則擾及亡辜。要須防之可也。

搜求滲漏

長官日困於應酬。賦財文書。凡目既多。往往不暇詳究。兼前後交承。首尾不相應。以至滲漏者甚多。或支數與收數不同。細數與總數有異。或上歷支解而復收入己。或已解欠數而漲數虛解。或以單子脫解而不上籍。或以鈔脫解而不上歷。似此之類不一而足。故收支須月終磨勘。解錢必持單子。若簿歷鈔同押。始判支如印鈔及批歷稽遲。即須監索。

募役不禁

邑有戶長。居於鄉村。其間平生未嘗至官府者。若必勒親身自充。非惟不知詭名挾戶。且不慣催科。徒遭刑責。費既不貲。甚至破家。於法計募者。合從其便。蓋一都戶長。必有平昔專代充之人。詭名挾戶。逃亡死

絕。彼無不知。故催科不勞而辦。要須募信實人。仍召市戶一名委保。不然。則不許募亡賴慣受杖者應限。

催科省刑

縣官催科引呈。戶長日不下四五十人。訊杖違法過數。則日不下三千。以月計之。所訊幾十萬矣。積而至於三載不知其幾十幾萬。而決撻不預焉。雖云奉公行法。然呼號之聲。上徹于天。其間豈無濫及。痛楚誰其酬之。倘能遏弊源。出信令。覈虛實。崇勸誘。固不必專尚訊撻也。

革催數欺弊

戶長當限引呈催數。多寡率計於吏手。縣令豈能一一悉知。往往吏得賂。則以催少爲多。故僥倖免罪。不得賂則以催多爲少。故枉受刑責。要當於引呈時。不測點一二覆數。則多寡顯然在目。而爲欺者有所忌憚矣。

戶長拈號給册

民戶有樂輸有抵頑有逃絕。總一都內造册一扇。於中立一二人催理。且甲戶力厚。則囑吏以樂輸。則詳載其名于册。故催理易辦。其不樂輸及抵頑之戶。別立其名。無使弱者受害。苦樂不均。須勤吏先以一都內所有逃移絕戶均爲二册。各立號仍別書于圖。令甲戶至官。隨意拈之。庶絕私囑之弊。

受納苗米勿頻退

輸納苗米。不中則退而弗受。蓋欲其換納耳。然所退動輒數十石。至百石。彼豈能盡易別米入納。不過續

變易姓名。復將退米再輸。受納官既不能一一辨認。徒見出入擾擾耳。故除雜水濕者勿領外。其餘有糠粃、或粞碎之類。不若止令就倉篩颺潔淨。然後領之。

優自輸人戶

邑井攬戶。與倉卧深熟。鄉村自輸人戶。與卧子不識。當交量時。往往輕重其手。致令自輸人戶。折米與攬戶。要當時時覺察而優異之。毋令刁蹬村民。庶使其自輸。

禁擅入倉

詣倉受納。止可容卧子及輸納之戶。其無干預人。悉令出倉。毋使在內指倉卧等爲由。陽爲乞覓。陰爲偸盜紛然（案紛然下原本闕文。）

當廳給鈔

受苗每名數足。隨卽印鈔。面還人戶。毋致出倉。其鈔於本廳印給。亦勿令吏收鈔自給。蓋遠鄉之民。固有因循不取。終於無執手者。若夏稅則尺寸奇零。鈔數繁多。必類聚一日所輸。翌日印給。如苗鈔不卽給。夏稅鈔翌日不給。許其不時執覆。根究施行。

四庫全書提要

州縣提綱四卷。不著撰人名氏。楊士奇文淵閣書目題陳古靈撰。古靈者。宋陳襄別號也。襄字述古。侯官人。慶歷二年進士。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莅官所至、必講求民間利病。沒後。友人劉彝視其篋。得手書數十幅。皆言民事。則此書似當出於襄。然襄所著古靈集尚傳於世。無一字及此書。又所著易講義、郊廟奉祀禮文、校定夢書等。見宋史藝文志、福建通志。說郛中不言更有此書。晁陳二家書目亦皆不著錄。書內有紹興二十八年語。又有昔呂惠卿、昔劉公安世語。考襄卒於元豐三年。距南渡尚遠。不應載及紹興。且劉呂皆其後進。不應稱昔。其非襄撰明甚。今永樂大典所載本。蓋據元初所刻。前有吳澄序。止言前修所撰。不著其名氏。蓋澄亦疑而未定。知文淵閣書目所題。當出譌傳。不足據矣。其書論州縣莅民之方。極爲詳備。雖古今事勢未必盡同。然於防姦蠹弊之道。抉摘最明。而首卷推本正己省身。凡數十事。尤爲知要。亦可爲司牧之指南。雖不出於襄手。要非究心吏事、洞悉民情者。不能作也。

州縣提綱目錄

卷一

潔己
專勤
節用養廉
防吏弄權
防閑子弟
防私覿之欺
責吏須自反
吏言勿信
晨起貴早
情勿壅蔽
三不行刑
防市買之欺
平心
奉職循理
勿求虛譽
同僚貴和
嚴內外之禁
戒親戚販鬻
燕會宜簡
時加警察
事無積滯
四不宜帶
俸給無妄請
怒不可遷

盛怒必忍
勿聽私語
疑事貴思
勿差人索迓

卷二

判狀勿憑偏詞
示無理者以法
面審所供
詳閱案牘
判狀勿多追人
勿萌意科罰
通悉民之情
評告結反坐
呈斷憑元供
詳審初詞
告訐必懲
證會不足憑
交易不憑鈔
聽訟無枝蔓
禁告訐擾農
立限量遠近
清佃勿遽給
柵不留人
再會須點差
里正副勿雜差
立限量緩急
催狀照前限
察監繫人
用刑須可繼

戒諭停保人
緊限責病詞
受狀不出箱
籍緊要事
無輕役民
示不由吏
戶口保伍
禁擾役人
酌中差役
役須預差
安養乞丐
月給雇金

卷三

捕到人勿訊
疑似必察
執杖勿遽判
隨宜理債
判狀詳月日
案牘用印
籍定工匠
詳畫地圖
備舉火政
差役循例
禁差役之擾
常平審給
收撫遺棄

革囚病之源
詳究初詞

入獄親鞫
勿訊腿杖
不測入獄
病囚責詞
檢察囚食
獄壁宜固
健訟者獨囚
審囚勿對吏
勿輕禁人
革盜攤贓

卷四

廉則財賦給
整齊簿書
追稅先銷鈔
收支無緩
事須隔問
獄吏擇老練人
病囚責出
病囚別牢
遇旬點囚
鞫獄從實
二競人同牢
夜親定獄
審記禁刑
罪重勿究輕

畫月解圖
關併詭戶
揭籍點追稅
帑吏擇人

搜求滲漏
催科省刑
戶長拈號給册
優白輸入戶
當廳給鈔

募役不禁
革催數欺弊
受納苗米勿頻退
禁擅入倉

畫簾緒論

胡太初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百川景宋本卷首有胡太初自序爲學津本所無故據以排印

析圭分爵。從政涖民。等爾。而於治邑獨憚焉。鑊湯以喻其煎熬。償債以狀其不得已之意。嘻。邑非果不可爲也。或者材與學未之副也。外舅通直天材家學。見稱于時。試邑香溪。游刃無全牛矣。將有行也。規規問政。若無所能者。豈非以衆所憚。不敢易視歟。謙訪再三。辭不獲命。迺退而冥搜疇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條爲十有五篇。目曰晝簾緒論。以代郊餞之什。夫爲政本不可以言語文字傳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糠粃。烏用是呶呶哉。昔傅琰父子爲令。並著能名。乃有所謂理縣譜。然則言語文字。容可傳也。神物啓祕。縣譜復出。是編幸投之苦海云。端平乙未季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述。

晝簾緒論目錄

盡己篇第一
臨民篇第二
事上篇第三
寮寀篇第四
御吏篇第五
聽訟篇第六
治獄篇第七
催科篇第八
理財篇第九
差役篇第十
賑恤篇第十一
行刑篇第十二
期限篇第十三

勢利篇第十四
遠嫌篇第十五

晝簾緒論

宋　胡太初撰

盡己篇第一

澈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然縣有一州之體。而視民最親。故廉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勢迫。沒不自由。素貧賤者、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者、有口體豢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廚傳以娛賓。務結托則厚苞苴以通好。又其甚者。婚男嫁女。囊帛遺金。皆此焉是資。雖欲廉。得乎。貪黷亡恥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吾行之奚愧。供需賓客。例敷吏貼。吾循之奚怍。不知以官價買民物。民貧其何以堪。而責吏供需。他日吏以曲法受賂敗。令責之得無愧辭乎。故其要莫若崇儉。苟能儉。則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也。燕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也。苞苴不必講。廚傳不必豐也。澈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而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斯可矣。又孰不知勤吾職分之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精神。以抳衆人之姦詭。已非易事。況有愚暗無庸者。一切鰓鰓可否於吏手。苟且取具者率多。黠智能於不用。甚則銜杯嗜酒。吹竹彈絲。圖享宦遊之樂。遂至獄訟經年而不決。是非易位而不知。詞訴愈多。事機愈夥。卒不免於司敗之見詰。縱有銳意自強者。幾何人哉。自其醻應日繁。心力日耗。方虞稅駕息肩之無其所。何幸吏牘已備。俛首涉筆。終亦歸於苟道而已。故其要莫若清心。心既清則雞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家

務盡屏所謂公爾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也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財賦某色當辦禁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吁此廉勤之大略也他猶有可言也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科輸所當痛革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吏輩交接或恐有往來結托之嫌則禍起蕭墻若何拯療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紝貿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謗則事干閨闥未易施行勿帶醫術或有干請難以相從勿置親隨處之內外皆所不便在己者既已曲盡則何施不可何事不公何盤根錯節之足慮哉故愚以盡己冠之篇首云

臨民篇第二

令爲民父母以慈愛爲車以明斷爲軏而行之以公恕斯得矣今之爲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耳獄訟一事已不皇悉盡其心撫字云乎哉教化云乎哉昔陽城自署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考下下陽城已矣誰肯甘心下考而竭其撫字之誠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故令視事之初其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夫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諸學奠謁之餘便當延見衿佩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之其詞訟鬻及者覆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治之則士悅而知慕矣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己求見必置酒登延護

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儆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乖爭之習聽其和允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農桑令以勸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歲二月望爲文數行率同寮出近郊集父老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畢卽自攜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然喻之而所以妨害病擾之者必懲必戒則民斯咸安其業矣曰略勢分令爲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銜寃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則吏卒禁訶笞朴交錯畏懦者已神銷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鑼縣門之外俾自扣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濫毋事橫斂毋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爲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爲興舉其餘節目皆當次第而廣充之雖然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罪夫民之罹刑豈皆頑而好犯哉爲蒙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令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墻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爲趨避其或有犯到官哀矜而體察之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卓茂爲密令諭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爲令者宜寫一通寘之座右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汙虐。戒曠敗也。公正自飭。廉謹自將。固令所當持循。職事攸關。尤合加察。轉漕司惟財賦耳。縣道賦入。自有定數。率是輸之郡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訴。吾惟決之以公。奚懼焉。常平茶鹽司。惟廩役與鹽課爾。不產鹽。不繫銜處。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敍役。與夫常平義倉之斂散。吾無偏私。無侵移。又奚懼焉。惟提點刑獄司。則視諸司爲獨重。何則。刑獄民命所係。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同官驗視。安知其無或踈鹵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疾病乎。結解公事。惟憑供款。又安信其果無醜異乎。有一于茲。便罹憲網。故惟在我者無往不謹。不審而又得部使者察其忠實。寬其鞭笞。庶乎可以免厥咎也。其次本州。則視憲司爲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守。猶子弟之於父兄也。情苟不通。事無可集。若財賦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關。而縣之最被害者。莫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陵蔑名分。擒捽吏貼。大者數百千。小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稅專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督。日食之供需。公事之懇告。令無不聽命。惟謹甚而擅興威福。轄養娼妓。需覓器用。裒取錢物。無所不有。令謁郡之始。使當明稟史君。某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乞加體恤之仁。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絡繹往來。彼此咸（御名）書之。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兩月事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稅賦虧日額。酒稅虧月額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監督。不然告寬轡勒容竭其長。夫州家亦欲集事。胥差專人。差公吏。豈其得已。令若恃其相容。遂至弛怠公事。不集。財賦不登。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雖然。奉法循理。盡瘁效職。監司郡守之難事猶可也。惟是臺幕郡

僚。或捧檄經從。或移書請託。賓餞稍有不至。奉承稍有不虔。賢明仁厚之人。固能推誠相亮。否則情好易睽。間隙易啓。始於職事相關之際。捃摭橫生。甚而使長會聚之時。譏讒肆入。蓋有陰中其毒而獲戾者多矣。故令之待臺幕郡僚者。寧過於勤。毋失之怠。寧過於恭。毋失之簡。寧過於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徑行。此亦可以杜無妄之災矣。

僚案篇第四

縣之有僚案。兄弟等也。兄弟有鬩墻之釁。則家用不和。何以幹蠱而禦侮哉。縣僚本無慢長官之心。而每有與令不相能者。非他也。令挾長以臨僚案。僚案復睚眦不相下。勢必至於睽且忌。不知縣無州郡黜陟之權。合轍而馳。同舟而濟。令苟怡怡相與。孰不竭力以佐令乎。然相得每難。而相失每易。公事分委佐廳。俾之書判。或意見偶異。或請托所牽。未能與令意合。令輒自行改判。或牒請再擬。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平心量酌其是否。過廳面議。使之欣然竄易而無怨心乎。佐廳吏人有過。令遽呼上杖之于庭。縣吏或有咆哮。佐官亦復自行鞭撻。遂致彼此猜忌。因成讎隙。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委曲於其本官。令其自行決遣。使之赧然愧服而無怨心乎。丞簿而下。俸入極微。曾不足以養廉。而令輒拖欠累月。令雖不明支己俸。却或於官錢移易貸用。其何以得同僚之心。故同僚俸給。須當按月支送。或一時匱乏。則明以相告。令亦不當先支己俸。及有移貸之私。收支簿曆。使之通知可也。如是則又孰不怡然相體。能與縣家同休戚乎。令始至之日。必延見僚案。歷述弊端。惻愠無華。肝膽相照。職事關係。彼此明言。毋懷忍以含怒。廳吏間

諜彼此斥絕毋嗜聽以相猜心同一人事同一體則政和而民受其福矣豈惟民之幸亦令之幸也雖然同官皆忠良之士固自悉無可慮彼有沈鷙很戾者或挾才以相陵或侵權以相撓或陰謫長官之短或樂受讒者之言則將奈何哉令豈無假故疾病勢必委佐官暫攝而攝者輒變亂其統紀縣道庫眼亦有屬佐廳司掌及有財賦合屬佐廳催督者而佐官輒視爲己物不與縣道通融則又將奈何哉吁此當以誠感不當以勢爭以誠感則禮意必周懇白必豫使之自有所不敢爲以勢爭則意義日睽讎隙日甚或相訐或互申弊有不可勝救者此令所當深戒而早圖者也

御吏篇第五

人皆曰御吏不可不嚴受賕必懲無赦不知縣之有吏非臺郡家比臺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名額視年勞而遞升廩給視名額而差等故人人皆有愛惜己身之意顧戀室家之心乃若縣吏則不然其來也無名額之限其役也無廩給之資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猶可也縣官日用則欲其貿辦燈燭柴薪之屬縣官生辰則欲其置備星香圖綵之類士夫經從假寓館舍則輪次排辦臺郡文移專人追逮則裒金遣發其他貪黷之令誅求科罰何可勝紀嘻彼財何自來哉稍有貲產者又孰肯爲吏哉非飢寒亡業之徒則駔儈弄法之輩非私下盜領官物則背理欺取民財爾愚嘗妄思周官胥徒府史之制有名職廩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時殊事異縣道財賦煎熬捉過不暇給而暇辦吏俸哉此說殆類談河爲令之計者亦不過曰廉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常堂供需生辰獻壽等一切罷去我既不科求於吏吏

縱未知悛改。在我責之。可無愧辭。然後弄權者必懲。犯法者必斥。至有稍能任事之人。令或倚以爲用。彼輒妄自誇說。謂事無小大。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我金若干。我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甚至駕說於本官。以爲巧取之地。吏之溪壑未飽。而令之惡聲已彰矣。間有縣令精強者。一切不肯任吏。吏則廣說道理。曲爲游揚。使令不容不從其言。此術又不行。則必於令啓處之間。自與儕伍私相評議。使其語陰入於令之耳。令不之察。謂其無心之言。從而信之。而不知已墮其計中矣。吏之姦詭萬狀。最不可不深防密察。故欲吏之不受賂。斷無可行之策。但使事事清明。人無觀望。知吏之不必囑賄之不可行。已爲政之善矣。乃若俗自醇厚。吏自廉平。非如前所謂循周官之制不可也。波流日靡。孰挽而東。徒增太息云爾。

聽訟篇第六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情澆靡。機事橫生。已難使之無訟。惟盡吾情以聽之而已。縣道引詞。類分三八。始至之日。多者數百。少者亦以百數。令憚其煩。遂有展在後次併引者。不知省訟固自有道。若憚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或謂不拘日子。有狀即受。可免積壓。然縣家事多。若日日引詞。則訴牒紛委。必將自困。不若間日一次引詞。卻將鄉分廣狹分搭。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鄉狀。遇五、遇七、遇九、各引某鄉狀。不得攙越。庶幾事簡易了。且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當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其當行者一也。分鄉定日。此止可爲常事說。若鬬毆殺傷。水火盜賊不測等事。亦俾待次。不亦晚乎。卻如前之說。置鑼於縣門之外。不以早晚。咸得自擊鑼鳴。令卽引問。與之施行。若

有事情急迫。合救應者。便與救應。合追捕者。便與追捕。合驗視者。便與驗視。却不可因循失事。此其當行者二也。詞訟到官。類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誣人。如被毆必曰殺傷。索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以作竊。侵墳界必誣以發墓。此類眞實固有。而假此以覬有司之必與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法。須令狀尾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字。異時究竟果涉虛僞。斷當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飾詞矣。此其當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每一次受牒。新訟無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七八。徒費有司之閱視。徒勞人戶之陳請。不若先行告示。凡有詞在官。如易於剖析。卽與施行。但有追會不齊。究實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爲期。如兩月之外。不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並不收理。此其當行者四也。縣道每有姦狡頑黠之人。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爲業。先當榜文曉諭。使之盡革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環。押出縣界。必懲無赦。凡遇引問兩爭。應答之辭。與狀款異。此必有教唆把持之人也。須與研窮根勘。重寘于罰。此其當行者五也。凡與一人競訴。詞內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七五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證。意請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令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須下鄉審責供狀。待甚緊急。方可引追。此其當行者六也。不應爲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爲令者。喜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憚。妄行指摘。而民無寧居之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諭。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應爲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

勿聽理。併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者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爲書。當職官隨卽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證會者。自可隨手決遣。若涉追證。費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可押下案。致令胥曹得以恐脅說誘。而使之變易眞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蔽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爲人鼓誘。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開說。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令每遇決一事。案牘紛委。憚於徧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謂之事目。不知吏受人囑。其理長者不爲具出。而理短者反爲聲說。以此斷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覽案卷。切不要案吏具單。雖勝者固有理。而負者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若勝者之多耳。令合先述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雖欲番訴。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此姑論其大略。若夫隨機應變。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明有司。

治獄篇第七

刑獄、重事也。犴狴、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之理。脫或差悞。胥吏奚恤。其咎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鞫視必親。三曰墻壁必完。四曰飢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令每有私忿怒。輒置人于圄。兩爭追會未圓。亦且押下。佐廳亦時有遣至者。謂之寄收。長官多事。漫不暇省。遂致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獄。闔戶抱

憂。飽暖失時。疾病傳染。殆有甚可慮之事。而又有合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爭若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獄吏傳狀。藁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唆教獄辭。變亂情節。孰若別處一牢。而使之不得與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致沉重。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墮墜。無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鞫勘。必長官親臨。今也令忽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款僉署。便爲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縣之面者。不知吏逼求賄賂。視多寡爲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令合戒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鞫。公事無小大。必令躬自喚上。詰問再三。頑狡不伏。盡情然後量施笞榜。周官有五聽之法。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也。在法一更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聽政無暇。則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咎將誰執。況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散禁。亦必加之縲紲。最不可不躬自檢察。昔熊子復宰暨陽。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寢所。夜半掣鈴。獄卒應喏。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測之慮。最爲可法。此所以鞫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在州縣獄。多有頹墻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整葺。然罪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其自便。日間囚以飲水爲名。將水潠壁。浸漬泥濕。夜深則鑽壁踰墻。倏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泊覺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量罪囚輕重。重者勿使處近壁之所。墻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內必夾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須要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

然後僉押文字。日以爲常。墻壁之當完者如此。獄囚合給糧食。自當於經費支破。有因縣道慳乏而責諸吏者。不知官給尙欲減尅。而可使吏供輸乎。寧節他費。此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巳晚申。立定程式。獄子聲喏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卽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仗銅鐵器皿文字之屬。春夏天氣蒸鬱。須與疎其牕櫺。濶其穢汙。使不至卑濕奧溽。致與疫癘。如稍向寒。便當糊飾戶牖。支給綿炭。使各得溫暖和適。可免疾患。飢寒之當究者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奈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嘗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經意。初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者。若有貲之囚。吏則令其詐病。巧爲敷說。以覬責出。漸爲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無疾病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吏必寘于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憲司歲計人多。令能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奈何乎。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懼監繫。覬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矣。亦有長官自恃己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爲然者矣。不知監繫最不可迫。及拷訊最不可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爲是也。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罪者。何可勝數。諺曰。捉賊須捉贓。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爲有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一逼人于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令得無恔於心乎。乃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

督。應當日而拋離不到者、有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輒入者、有罰。令自點察之外。許人告訐。罪人水火茶飯。各須有人監臨。事畢卽入元處。不得放令閑散。逐牢內門無故不得輒開。若家屬傳送茶食。不得私令與囚相見。吏卒亦不得因而與之傳遞信息。漏泄獄情。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專設一官。故防閑曲盡。縣令期會促迫。財賦煎熬。於獄事每不暇詳謹。罪之小者。縣得自行決遣。罪之大者、雖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視縣款爲之憑據。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令之任責。豈容不曲盡縣心哉。故愚於此。反覆諄複。不嫌於贅。

催科篇第八

今之作縣者。莫不以催科爲先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最是鄉胥走弄簿籍漫漶。不惟驅督不登。縣受郡之責。抑亦逼抑過甚。民受官之害。邇者廷紳奏請。以十戶爲一甲。一甲之中。擇管額多者爲首。承帖拘催。自浙而江。往往行之已徧。今不當別爲規約。止是就此察其弊而圖其官民兩不相病者爲善耳。愚嘗思之。去官之病者。爲說有三。去民之病者。爲說亦有三。其一曰。民戶合管產業。籍之于縣。縣道合把稅額。籍之于州。州視額督趣縣。視產起催。此常式也。然多有坍廢。有逃絕。郡雖迫之縣。縣實無可催者。官之與吏。徒被督責。不若先與刷具事故數目。實計若干。申州乞差官究實。與蠲其額。容俟他時興復。仍舊起催。仍申省部照會。或太守難之。令能於合催財賦。盡數趣辦。使郡用不至匱乏。當亦自能聽從也。其二曰。起催稅物。例是勒逐鄉。鄉胥供具合管數目。以憑給引。不知鄉胥與富強之家。素相表裏。有稅未卽具上。或不

盡具至有每年不曾輸官者却止將善良下戶先具催數或多科尺寸逼令輸納此只合選稍公實吏人具出等則先次起催上三等而後徐及四等以下戶令又自將前兩年產稅簿點看如吏人當具而不具與夫當催而不催者皆有罰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用舊簿者防鄉胥爲欺也若諉曰升降不等過割不時畢竟田主雖易而田則未嘗易自可挨究官物之所在如是則無陷失之患其三曰每日催到官錢至夜方有定數已難入庫多是寄留廊頭或公吏處遂至侵貸移易或有止以虛數影過者其法合置兩大櫃且與權行收鎖來早或躬親或委官點數入庫不可因循又須擇家計稍温行止稍明有親戚保識人充庫子每旬休與之點視及將收支簿歷驅磨其庫壁須用板夾持十分堅固待其欺瞞侵盜之後雖斷刺估籍與夫抑勒衆人塡納亦無及矣此去官之病當剛其一曰甲帖之設本以優役戶今乃以困官戶蓋起催本是戶長之責今官戶不應役者亦承帖催科矣姑置勿論但差甲首之時弊倖尤多有囑者稅額雖多乃與分爲三數引而常爲甲下戶矣無囑者稅額雖少乃與最少下戶同引而常爲甲首矣不特先期輸納而甲下十標欲其分給人戶有居于縣市者有居于外都者安能一一識認其家最爲被擾莫若各隨都分等則分差一等戶止與一等共甲仍不許將合納數目分作別引其納足乞改付下次者案吏不得邀阻違許執覆將吏科斷其二曰民戶之受害者莫甚於已納重追皆由案吏不相關照鄉胥不與銷豁夫先期樂輸本是畏法而點追苛擾與未納同又且呈鈔繳引分外費用人誰肯先輸乎此合責之典吏每日將已納戶名逐項銷豁若泛常引標成見印給者須要典押用休明印子若不時點追令自

判押者。兼要鄉胥保明。卽非重追。如虛甘罪。異時或有以重追訴者。必加罪於保明之人。其三曰。妄攤之弊。尤不可不禁。夫官戶輸納。多憑幹人。鄉戶則憑攬子。二稅起催之初。係攬幹各於逐處領錢入己。輒將移易盜用。逮官司催督嚴緊。却妄稱已出。與某人合。係某人抱納。將來追會明白之後。固自不可逃隱。但圖一時。且得抵賠數限。遂旋措辦。而被攤被追者。果何辜哉。下戶之頑狡姦猾者。計亦出是。要須每遇追到供攤者。先責狀附案。如虛甘受欺隱官司之罰。然後方與追理。事果虛妄。斷在必懲。此去民之病當爾。夫有田則有賦。頑猾抵官者。誠所當治。而善良樂輸者。要當與之覆護。其大要則合於移割加之意焉。蓋產去稅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業報者。便當關會受業之家。割稅歸戶。然後却與除退。無幾無泛追。無濫罰。無推攤抵賠之弊。此則正本澄原之地也。

理財篇第九

縣自常賦之外。一孔不可妄取諸民。雖有理財之策。奚其施。亦惟於酒稅加之意而已。酒稅解郡。月有常額。措辦不及。亦懷惴惴之憂。況望其餘裕可助縣用哉。雖然。經理有方。亦未嘗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過曰官課之所以不行者。私酤害之爾。貼榜張旗。募遠巷陌鳴鑼拽隊。逼走街坊。脫有斗升敗獲到官。便輒枷訊。禁繫累月。蕩其生理。妨其營趁。率至於飢餓病困之域。猶之可也。人有私釀者。便輒誣以鬻酤。密來首陳。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輪番。數十爲羣。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繞打墻圍。無異於大劫盜。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堪入口。我苟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滲漏隱瞞之

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尅退之欺。酒司之外。專差典押。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置。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衍。則典押吏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否則有罰。官醞既多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辜。故雖榷禁不嚴。騙之亦不從矣。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瞞隱。閘於是嚴搜邏之策。遣差攔頭弓手等輩。於界首攔截。動至三數十里之外。誅求客旅。溪壑亡厭。得厚賂則私與放行。徑不令其到務商稅。不伏予以賂者。則被擒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差攔頭弓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捉稅爲名。打斃人家雞犬。搶奪行旅籠仗。固有望風畏遁。轉相告報。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督促之嚴。征斂之重。是乃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示明諭。重征之弊。自此革絕。照則例合行收稅一貫文者。今且權收八百或九百。其攔典合干人等費用。一切痛革。商稅一畢。便給由子證應出縣吏不許攔典稽滯乞覓。若商旅不經縣務投稅。輒行私路遁去。爲本縣所獲。定將物貨倍稅之外。更與勘斷。令衆候替。斷不輕貸。蓋取之雖少。而來者則多。課利自然盈衍。孰不願出其塗哉。此外則有牛驗醋息。與夫茶麥牙契免丁房賃。自可隨宜拘確。近來諸邑別欲增衍。多有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詞。非官紙不用。此本非法令所許。若縣道藉此支用。已非一日。難於頓罷。姑與循舊。但不可創例作俑耳。今之士大夫。又有專務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直若干。人戶論訴理曲。合與斷罪。乃以修造爲名。各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錢果歸何地耶。甚而羅織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狀。沒人產業。皆令所當深懲而痛革者也。若夫坊場經總役錢等。多屬佐廳。故不復云云。

差役篇第十

有身斯有役。而民之畏役。甚於畏死。蓋百年治生。壞於一年之充役。而其患之大者。在於催科。始則用財囑托。期於脫免。中則逃亡死絕。被抑填陪。終則箠楚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於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不止也。吁。置產以養身。而反因產以害身。亦可悲已。今既行紹興甲首之法。可免稅長催頭之責。則應役者不過輯保伍。應期會而已。民亦不至甚憚。而巧計以求免也。況自嘉定間。朝廷主張義役。自處椎舉行。馴至諸郡邑莫不響應。行之既久。官民咸以爲便。昔有持庾節者。乃獨深惡義役。其說專謂利上戶而不利下戶。便富民而不便貧民。蓋視產出財。固爲均適。而平日產力鮮少。未嘗充役者。乃因義役例被敷金。及有管掌不得其人。或致侵漁盜用。又不免再行科率。故深以爲民病。不知義役本美事。但止令合充役人裒金聚廩。而不及未嘗充役者。兼令出財戶輪年掌管。萬一虧折。亦有責償之地。便爲盡善。何必深惡之耶。今在在州縣多是義役。若猶未也。亦宜勸勉爲之。萬一事勢或有難行。止合從官司每歲差役。則其要當先委佐官驅磨產力簿。及許人陳首詭挾。俟簿書物力一定。然後照各鄉則例。物力及若干方令充役。最小者充一年或半年。倍與倍差者。各隨多寡增年限。循環充。周而復始。如是則亦無物力高而歇役近。與物力低而歇役久者爭執之患。若有元係不應充役白脚。而近來增置田產。歸併詭挾物力。亦當及役。則且差白脚。仍爲圖揭之坐右。以便閱視某都某人。某日當滿。每將滿數月前。先行擬差下次役人。告示知委。如差不當。仰卽來陳理。不許臨役方行推托。蓋近來官司。多是役滿方差下次人。被差之人。不問當

否。且行推托。圖得遷延。待就役時。已被其睚過若干月日矣。而烽火盜賊等事。無人任責。最爲利害。今之鄉司差役。率是受賂。甲訴不當。則轉而差乙。乙訴不當。則轉而差丙。此風尤不可長。使前之所差非。則鄉胥豈得無訴。前之所差是。則今豈應復改。而至於再至於三耶。若當職官自能參酌簿籍。從公定差。當無是非舛錯之患。差定合具圖子申倉司照會。以杜其妄訴之漸。則所差既當。而民斯樂於就役矣。

賑恤篇第十一

歲獲大有。家用平康。不惟民之幸。實令之幸。一罹災歉。何事不生。若流離。若剽奪。若死者相枕藉。啼飢連阡陌。豈非令之責哉。故不幸而疫癘條興。則當遣吏抄劄家數人口。命醫給藥。支錢付米。其全家在寢者。官爲庸倩丐徒看直。每日兩次點察。其因病不救者。官爲辦給函木。仍支錢與之津送。或不幸而盜賊竊發。則當下都申嚴保伍。每五家爲一甲。五小甲爲一大甲。保長統之。有警則鳴梆集衆。協力勦捕。捕到則官支犒賞。激厲其餘。若乞兵防拓。若出榜撫諭。皆當隨宜行之。其有水火擬災。人民離散者。當稟白州郡。借貸錢米。人各以若干米給之。若干錢貸之。使之整理室廬。興復生業。不贍則咨目徧白不被害上戶。量物力借貸。併與貸給齊民。許其一月之後。日償若干。官却以其所償者。償之上戶。償之州家。此策不虧官而便民。最爲盡善。若但知賑給。則恐如曾南豐所謂。相率日待二升之糜于上。勢不暇乎他爲。吾恐官之所給無已時。而民之不復業如故也。其有旱澇傷稼、民食用艱者。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爲佃宜至秋成。計貸過若干。官爲給文墨。仰作三年償本主。其逃遁逋負者。官爲追督懲治。蓋田主資貸佃戶。此理當

然。不爲科擾。且亦免費官司區處。官之所當處者。只市戶耳。却以官錢貸米鋪戶。令其往外郡邑販米出糶。但要有米可糴。却不可限其價直。米纔輻輳。價自廉平。雖無待開廣惠倉可也。昔先君宰益谿兩年。值歉。只行此策。民用無飢。不可不知也。然此皆爲災歉設也。非令所願聞也。平居無事。令所以恤民者。惟蠲放儥金耳。雨暘祈禱。大暑極寒。固所當行。甚而知縣無以邀民之譽。或到官。或生辰。或轉秩循資。或差除薦擧。率放免若干日。至有一歲放及太半者。不知儥金既已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葺。而民愈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也。令果能以恤民爲心也。則政必簡。刑必清。毋濫追。毋久繫。不以科敷傷民力。不以土役妨民時。果何事而不可行。吾恤之之心哉。

用刑篇第十二

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一百而已。吏民無甚愆過。便輒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大於此。又將何術以處之哉。而況行杖者。或觀望聲勢。或接受賄賂。行遣之時。殆同兒戲。此非所以使人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謂杖一百之刑。最不可數施。訊決亦止可十數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須令如法決遣。下下嚴峻。然後人自畏服。初不在乎數目之多。徒爲行杖者賣弄耶。若杖一百。却留爲極典。非大過犯、大疑誤不施。須令人人畏懼而不敢犯。此則省刑之大略也。每姦盜辟囚。獲到之初。首行腿訊。多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一也。蓋被獲到官。沿涂縶縛拷打。或飢餓困頓。已非一日。若又卽從而訊決。多有斃於杖下者。執若徑押下獄。明正典刑耶。豪強之家。論訴鄰里。官司不問是非。便與行遣。此其不可者

二也。蓋杖決雖微。王法攸寓。不可妄加無罪。豈應副人情之具。若徇其私請。張其聲勢。將來武斷鄉曲。稔惡積愆。欲救之無及矣。盜賊累犯。合與刺環。今有初犯及盜不滿疋者。一爲勢利所怵。便與斷刺。不知鞭撻至慘。肌膚猶有可完之時。一經刺環。瘢痕永無可去之理。所犯出於一時。不得已而被罪。至於終身不雪。此所當戒者三也。凶惡害民。合與永鎖。今有偶觸長官之怒。及勢家所惡者。便與幽之囹圄。繫之尉寨。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躓難逃。身既被囚。數口之飢寒孰給。所謂破家縣令。皆是之類。此所當戒者四也。乃若用刑之節。如入夜有禁。遇日當禁。皆當時時警省。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皆當事事審察。令甲備著。毋待多云。然又有三說。一我醉二彼醉三贏瘠。蓋我醉而行刑。則傍觀必以使酒疑我。萬一果有過當。雖悔奚追。彼醉而加刑。則酩酊之中。何知畏懼。萬一挾酒凌犯。取辱貽羞。贏瘠而受刑。則必其人飲食之闕。違氣力之困憊。笞箠之下。尤有不可測者。今又有人求加於杖一百之外。自知徒流以上不可用。乃輒搥折手足。尤爲殘忍。某事某罪。國有彝章。法外戕人。豈宇民之官所當爲者。戒之哉。戒之哉。

期限篇第十三

凡事非信不集。況一邑之事。至爲總總。一令之威。無甚赫赫。乃使期限不信。號令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立限有別。應限有程。泛常追會。止給到限。許其三次申展。三展未圓。厥罰訊若干。然後換給定到。許其二次申展。二展又未了。厥罰決若干。仍換給不展引。此則誠不可復展矣。若更稽違。則當勘杖若干。枷監追集。如有督捕緊切之事。則當徑出定到之引。或不展引。拘確如前。然或恐縣道

有十分緊急事務。非可以頃刻稽違。斷欲必集者。則當給加牌不展引。此牌引違則有大罰。如勘鋼。如傳都。皆當先示戒警。又須以不數用爲尊。一歲之中。才三數次給發。非有大故。不發亦可。凡限當展不展。敢於故意藏匿者。厥罰則視限之重輕。立限之別如此。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其力。使之可以趁赴。其去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廣。隔涉溪嶺者。每限以七日或十日爲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爲約。此合先考遠近廣狹之數。預立規式置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給限之時。須令直日廳吏。就案頭隨卽抄記。以俟令之自行稽察。應限之程。又如此。夫上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應役。亦欲事集。以免過爾。而今之里正。以期會不報被笞索者。纍纍也。其弊在於上之給引。泛濫而無統。甚至一次當限累數十引。追逮百餘輩。其里正之代役者。自知應赴不及。必遭笞決。於是併與其可以辦集者。一切稽違。却遍求被追者之賂。其意以爲十違二三。與十違七八。被杖等爾。何苦不求賂哉。由是事愈難集。此蓋役之者非宜。自難責其下之必應也。要當先令限司立定規式。每都一限給引。不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餘引與給後限。若里正違引一件與免笞兩件。量加笞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十違八九。則勘杖鋼身。不容輕貸。呈比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申展若干件。照約束合若何行遣。其追人見到者。謂之著到。別作一沓。其止是申展者。謂之蹺申。又別作一沓。然後令視牘判行。庶乎上不煩而下不慢。此亦拘限之大綱也。

勢利篇第十四

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爲能其說曰貴者勢燄熏灼而喑嗚叱咤可使賤者奪氣富者田連阡陌而指麾拱揖可使貧者吞聲吾能中立不移劘貴沮富故凡以勢利至者不問是否例與摧抑嘻彼有畏首畏尾惴惴焉勢利之臨曲法徇情奉承惟謹求以爲自全自媚之計者是誠不足齒矣然使一切以抑強扶弱爲說亦豈中道哉夫挾貴以陵人固有之矣亦豈無不驕者乎挾富以傲物固有之矣亦豈無好禮者乎使其例以矯世絕俗爲心而不問其事之曲直非是則此風既長佃者得以抗主強奴悍婢得以慢其弱子寡妻以至姦滑之徒飾爲藍縷而市井小輩凌辱衣冠末流將奈何哉故吾惟平心以遇物則其政平矣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一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重士文獻故家過從往來儘可以問政請益植財潤屋積衆盈囷緩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濟無巨室本未嘗得罪於我而我乃遽以抑強扶弱之說先入乎其心因得罪於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負於邑大夫哉其有陵轢善良欺慢寡弱或武斷於鄉曲或羅織於平民事若到官所當照法剖決然使小人無知蔑有名分因事以咆哮乘醉以憑陵詎容不與之懲戒乎其有聲勢凌人慘酷御下或吞併他人財產或強占他人婦女被苦有訴所合盡法施行然使頑狡行竊誣賴主家租債不伏了還界至輒行侵易詎容不與之理直乎戶門有故封狀過廳當量酌可否判行若兜攬關節爲他人致委曲此合平時預行稟白雖痛絕力卻其奚辭追陪節序饋遺往來當審度辭受酬答若因有懇禱遂以賄賂相及此合明示嫌疑万裒巽避將之以委曲之意其奚怨夫律己未至處事不公一妄庸人亦得以有辭于我以誠敬相與以禮意相遇彼雖

挾勢與利。其取以撓吾之政哉。故愚謂勢利之交。固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矯亢以自異。平居交際。笑語相歡。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論。若惴惴然懼其持我。疑其涜我。思所以爲防閑抑遏之道。亦非爲政之善者也。

遠嫌篇第十五

禮經曰。決嫌疑。明是非。夫我本無有他也。而使人得以疑似之迹議我。妄一男子蓋已不便於此。況出而爲政。將正己以正人乎。故我未嘗私且怠也。而人或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我未嘗貪且濫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廉不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可疑。將無事而不疑之矣。一日可疑。將無日而不疑之矣。蒙是疑也。我知之尙不可辨。況人未必肯以是告我。而人之疑我。已自籍籍積而傳之道路。達之臺府。厥害豈淺鮮哉。故君子於嫌疑是非之間。最當早正其徹。而力遠其迹也。且賓朋遊謁。所不可辭。自令延之書院或別室。於是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其款話甚久。情好必甚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訴在官。詞理甚虧之人。往往輻輳其門。而請託之路開矣。甚者賣廳角。打筆套。甲乞我金若干。當爲轉達百里。乙有請。亦若是。飛蓋馳轂。趨謁縣齋。語話移時。倏然而退。則告甲與乙曰。已爲致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令何辜而受此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廳相見。吏民共覩。自難致疑。但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爲慢也。且節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間子弟館客。相見既密。戲謔寧無。賢者固不爲是。然瓜田李

下。寧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萬口喧籍。動生風波。而非褻之謗興矣。其甚者多買姬妾。却令妓女之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惟管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淫辟之語浸入於閨闥。情好稠密。事體叵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柅者。令亦何利而爲此舉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堂。若旬休公暇。欲與寮采士友會聚。只爲文字清飲。彼當不以我爲簡也。剖決公事。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間。但自知縣懈怠。多令吏人納案。俟暇隙看閱。或呼吏人入與評議。或令吏人擬撰判纛。於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矣。要當於公廳之側。幕帘一室。遇暇則據胡床。披案牘。不必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庫眼封閉。吾亦何私其間。但自知縣過慮。或恐胥吏侵貸。盜賊鑽窺。乃令分管別庫。或俾寄留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漁獵矣。要當謹固壁落。精擇司胥。切不可率意移徙。徙涉難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謗。固亦多端。難以筆舌盡述。但令每處一事。必須昭晰明白。如水清之無滓。如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點汙吹瘢。殆有不可得者。若曰我此心平正。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規然遠嫌辨迹。求以示人哉。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遠。迹之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愚守栝之明年。親友陶雲翔寄畫簾緒論一編來曰。子前二十載。遺我先君。使善治邑香谿者也。我謹藏。不敢墜。今子統邑七治之皆善。不善子之事。盍還以淑諸。愚閱之矍然。既而劃然大笑。有客在傍。從史因又慨然曰。教玉人琢玉。愚所不敢也。與吾察案同歸於振職寡過。愚所深願也。敬聞。命筆吏尋以謄繕。煩猥告乃傳諸梓。寶祐改元仲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識。

陽明先生保甲法

陳龍正錄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陽明先生保甲法

陽明先生保甲法

明　嘉善陳龍正幾亭錄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短智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豈忍以狡詐相待便欲防奸革弊以安良善則又不得不然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勉體吾意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十家共寫十行

甲尾某　　內開甲頭某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牧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係某坊某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

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現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餘若客戶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而不準。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一、男子幾丁。

某係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係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見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量添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逐名開寫。浮票粘貼。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南贛盜賊多起於奸細。先生獲其大首一人。遂知要領。此牌乃窮奸細之良法也。或曰。是法也。齊之以刑乎。齊之以禮乎。曰。皆具曰。不已繁乎。曰。後世繁文縟貌。無益民生者多矣。習而行之。不以爲繁。顧于

坊民教民之道。耳目所不經見聞。則以爲煩民而多事。夫所謂多事者。不過有三。勞民筋骨也。費民財力也。妨民工課也。然保甲行而一家之勞。九家逸矣。一日之勞。九日逸矣。則不勞孰如之。半居出膏火酒食之費。臨事無破家蕩產之虞。不費孰如之。每日以其餘晷爲木鐸。無終歲男不得耕。女不得織之患。不妨工孰如之。不維其役。而顧目前。不籌其總。而爲碎算。則淺見者過也。且唐虞之世。有九歌。周禮有孟春遒人之徇。今人見之。亦當謂繁。而不知其保長於無事。乃有人簡者存焉。能行十家牌法。眞良守令矣。輔世者能使天下眞行是法。亦謂之良輔弼矣。陳龍正識。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看得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莅事未久。尙昧土俗。撫緝之官。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賊人。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宄。爲之盤據貪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繇。仰分巡道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曰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從惡。而奸僞無所潛形。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遂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著實施行。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

前牌告諭父老安民意多此牌專督分巡禦盜意多其實無二法無二意也所與言之人異耳龍正識

申行有司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自糾甲內之人不得容留盜賊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糾察其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容一賊十甲卽容十賊百甲卽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勦除之爲力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卻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尙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而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繇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子安忍不施勸勉而輒加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

民。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此係平藩後兼撫江西時申飭。因十家牌法是爲治第一要義。自縣令至督撫皆同。欲使觀者得一事之首尾。故總列之後。申諭二條倣此。龍正識。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訪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著實奉行查考。據法卽當究治。但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置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册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甲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立舍舊圖新牌。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幷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卽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

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眞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

申諭十家牌增立保長

先行十家牌式。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幷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告官重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以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各縣卽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州縣提綱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壽齡　王永謗　楊靜盦）

G一五五九上